



承明集卷第七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九

東宮故事三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

齊有鮑叔鄭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

子曰賜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

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

子產也未聞管子產有所進也

某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眾賢之力者用

一已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為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為無窮此不可不辦也昔春秋之際齊有管仲佐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之後齊遂不振鄭有子產愛民如母為國以禮晉楚雖強不敢加兵功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遂以弱是二子者惟用一已之力故功不傳于後世乃若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產之賢而推之所以致鄭國之兵是二子者能用衆賢之力故功不止于一身向使管仲復不能求賢而進之于齊子產不能復求賢而進之于鄭則齊之

霸鄭之強雖百世可也吾夫子論人臣之賢真得其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真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于崇政殿自午至未復數刻罷

某聞唐室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親近文儒勤詢政事為本如太宗之為秦王開天策府置官屬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輒討論文籍或至夜久乃寢故能成正觀之治其後有若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當時有以為無益後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

家無事莫不崇宮室廣声色今天子独礼文儒發揮典籍所
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有若
憲宗嘗与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
上体倦起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處者独宮人宦官
耳樂与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不知倦也故能致元和之功
逮我真宗纂安平之運守盈成之業方且不自滿假勤于詢
訪引對舊臣至移時而未已視唐三宗可以無愧咸平之政
度越有唐豈無自然而然哉

月十二日

唐李晟收復京師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
于東渭橋与大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正元五年九
月晟与馬燧見于延英殿上嘉其勲烈詔曰昔我烈祖掃隋李
之荒屯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昭文德恢武功乃圖厥容
則于斯閣在中宗時則範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時則幽求等
申翼奉之勲在肅宗時則子儀掃珍氛稜今則李晟等保寧朕
躬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
命紀于鐸馬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于門左
某聞高爵厚祿寵待將師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榮耀後世

若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為圖像之詔，又命皇太子書
命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殆無窮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
將帥固不為少，其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
中晟二人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于當守製褒嘉之文，儲
闕宮垂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而子儀之所無也。抑嘗推原
其故，晟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慕魏鄭公之為人，上所傾
目，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無聞焉。論
于將帥之事，為有餘論。大臣之事，則不足。兩朝待遇固自有輕
重哉！

六月三日

孟光問却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
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_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
言，皆家戶所有，爾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耳。正曰：世
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且智調藏于胃懷，權
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
意雖有自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劬吾等竭力博
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
謂光言為然。

某聞夫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
自叙則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孔
子之全猶不敢以生知自居必居已于好學之次而况于後
之人乎且所謂學者何事也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
論此最為詳悉其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惻隱而擴
焉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焉則無一事不合乎宜
擴吾辭讓之禮則強暴紛爭可得而弭擴吾是非之智則賢
愚能否可得而辨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保四
海帝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光謂太子讀書不當效博士竭
力博識以待講侍其言似可取矣至論權畧智調則非也蓋
三國之士以詐力相高往往有戰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駁而
不純竊謂當以為監而以孔孟之學為法

月 日

周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為天下蓋取諸睽
詩小雅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超兮受言藏之我有嘉
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書盤庚子告汝于雒若射之有志

周禮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具賢出使長之使民具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体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至于的學者亦必以規矩志于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某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君世子生之三日射人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夫穿楊之巧飲羽之勁威儀技藝

之臧也蓋欲明修身進德建功立事舉由乎此也載道如六經明道如孔孟其論射多矣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

下者存乎易錫有功者存乎詩說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德行者存乎禮明揖讓比規矩者存乎孟孔有天下國家者

所宜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朕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僕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遠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

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其間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彼其侵侮中國攻擾邊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為斯民之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獫狁也唐太宗則不然正觀之際宇縣既已清宴蠻夷既已讐服獨高麗小醜介居東海初未嘗為國家之害而帝好大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衆遠征經涉寒暑至于師老糧匱水潦大至然後班師剪草填道毀車為梁不知自悔方且眷于一袍必欲見太子而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士卒同苦甘耳殊不知輕萬乘而

履危道非所以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躬謂自言之躬自蹈之者歎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其間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于寢門外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春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絃誦讀書殆無虛日爰暨即位則自朝

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勤勞蓋如此故傳美
之曰文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此其所以
為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圣主宵旰圖治未嘗暇逸
中外臣民戶知之矣昨日殿下出示所賜御製新秋雨過書
懷詩其斷章有云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恭讀再四心目
眩駭回視文王之德若合符節彼漢高大風之過歌武帝秋
風之辭方之箴矣惟殿下因宸章之及充天性之勤侍膳間
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親輔翼為念於以上副圣意使禮樂
交錯于中發形于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不亦美乎

本月七月二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虞叔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叔虞于唐

某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見皆之更也人皆仰
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无過其平能照萬方者以更之速也
是故改過不吝者湯之圣也不貳過者顏淵之賢也然則人
君之于言動雖有過差初未為害頽改之何如尔今成王削
桐葉以戲其弟為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是若就其

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可也。假令叔虞如
象之傲，不足以君大國，亦將封之乎？又不幸他日成王許其
成，以非常之爵賞，加其臣以非罪之刑戮，亦將實其言而行
之乎？殆非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帝時，以朝太后于長樂
殿，蹕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
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戮帝，懼曰：「急壞之。」此正得
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貳過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其美，
曰：「乃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遊，遂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惠帝，正猶

前史佚之，告成王，度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人主以遷善。

此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訖其謬也。欽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太宗謂近臣曰：勤政優民，帝王常事。朕不

以奢逸為念，而以勤政為樂。光陰迅速，不覺日月之逝。大凡理
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
方遠近，臣細死，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為左右所
制，德宗纒發言，盧杞已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王其下

其竊覩自唐堯至于五代，凡三千年，其間惟三代漢唐高

國最久然而夏傳十六王其可稱者啓與少康而已湯傳二
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
成康太平宣王中興而已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三
世則不過乎三宗此死他君子常少是以治世如此其少也小
人常多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萬于稽古勤于為
政照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偽進君子而退小人削僭偽
而底混一固已追堯舜之軌轍陋漢唐之陵夷矣猶且不自
滿假諄然以德宗為戒卜年萬億豈死自而然哉

文苑七月十二日

文苑七月十二日

文苑七月十二日

文苑七月十二日

文苑七月十二日

文苑七月十二日

文苑七月十二日

文苑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晁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
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
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之
其動衆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後為之取人已內恕及人情之所
惡不以疆人情之所不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此明于人情終始之功也水其間禹之治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之是豈逆水性
而激之哉凡以順其流而已夫民犹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
亂故三王之治專以本人情為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
其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損上益下薄于己而裕而民此其
所以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民
三如春氣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則薄其
不稅歛寬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是四者皆因人之
所利不强人之所難自然民歸之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

長父者乎昨日獲侍講坐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

理是敢申言之春秋之節節而不盡也

是月八月十一日真置為之天意而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蒯曹請見問何

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

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福弗福

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戰則請從公与之乘之戰于長勺公將鼓之顯曰未可齊人三

鼓顯曰可夫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顯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

鼓月

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而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惧有伏
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其聞戰以勝為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民心上符
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帥智勇甲兵犀利是謂必勝之具以
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則已戰則先敵于天下者帝王
是也恃其將帥甲兵置民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
敗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
存者觀曹顯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

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全然後因曹顯之謀而用
其將帥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敗乎厥後魯公遵先烈而
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詩美之其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醜虜此言得人情而
後可以成功即莊公徧惠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此言合神理而後可以獲祐
即莊公信孚神福之義也其五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猷猷淑
問如皋陶在泮猷猷此又言以情察小大之獄然後能成其
功也二公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節其戰勝之良

法欤

本月五日 山折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雖掘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
鼎祝三川祝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諛夫昌耶
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
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瘳靡神不宗
言疾旱也

某聞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為異而記之賈誼嘗告漢文帝
曰世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曰湯七年旱而

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現二子所言殆將以水

旱為自然之數矣今劉向謂成湯以六事禱旱于山川已而

大雨乃專擊乎人事何耶竊嘗論之二子勸文帝不可恃歲

豐而忘儲蓄欲其務農重穀為先事之備是固修人事之一

端也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太則大矣為政有節使民

以時苞苴不行于下諛夫不昌于內宮室無所營女謁無所

施兼是六者自然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膏露降百穀登德潤

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尚何凶年之足慮哉

新漢書帝月日平中明欽南憲社宮對通卷日五十八

月集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中即將竇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宮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陰唱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公主園時，何用會趙高指鹿為馬？又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溥、鄧壘、王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上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鷹鼠耳，憲大中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某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左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為其所蔽，有不能察。此歷代之通患，不足深怪。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勢而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為馬以為喻，則憲欺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司馬光之論曰：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蓋彼或為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

十二月九日

答

真宗皇帝判開封府，嘗以手書詢于太子賓客李至，至答牋云

其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某常人也識
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
殿下目之為碩儒曰可以發蒙誦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
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于神明溫文之德彰于天下而犹虛懷
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至于向隅
千里將疲于現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責感動天地之德
致使殿下具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喜乎然則
愚者于慮亦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惟問
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艰难素所未覩

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
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至上知其然由是以
浩穰之務犹命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至訓
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謹命令必以謹簡察
獄訟必以恤情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姦佞必以正絕
邪辟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為善政况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
尚賜于司南為政何慙于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某雖不敏竊
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象大
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

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忝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謹奉箋以聞其以恐以懼扣頭扣頭謹牋

其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逖言孔子亦大聖人也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洪問官名于剡子然則不恃其生知而孜孜乎訪問全學之先務也仰惟真宗皇帝天縱將全濟之多故能其在東宮南衙之時凡古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之而自得之然且形于書詢問僚屬始以發蒙延譽之語繼以自陽觀政之慮勤懇如待朋友其視虞舜孔子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卦之旨所以堅全意也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犹有悔有戰惟謙卦初六六二九三皆吉六四六五上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不以謙為貴厥後真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弗怠景德祥符之際生民康泰政化大洽豈无自然而然哉

承明集卷之九

承明集卷之九

承明集卷之九

承明集卷之九

承明集卷之九

承明集卷之九

承明集卷第八

東宮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正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

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魏證諫曰昔漢明帝

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

主倍于長主得無異于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之歎

曰妾聞陛下称重魏證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礼義以抑人主之

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礼每言

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
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證
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
移也

皇十曰亦十是也
其間其息女人之常情也况以萬乘之主天下之富獨不
肯能厚一女之資送而及其親愛之道乎魏證于此犹以不當
倍于長主為諫可謂有責難之恭矣雖然帝用其言迫于理
也彼皇后深居宮中知愛而已今能本乎礼義抑其私情不
承特称證之賢又請捐金帛以獎之此正現之治所以庶幾三

代也哉閔睢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卷耳序
后妃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是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不在乎
他在乎后妃而已太宗与后其知此也

二月十二日

實錄韓維傳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為王府記室參
軍神宗性謙虛眷礼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
于拜起進趨之容皆其節神宗嘗与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
曰圣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称善誦書有

是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听納之道。

某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使，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夫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尚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長久，長用此道也。逮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為太子，則蕭望之授論語、禮、服、明、帝、章帝為太子，則桓榮、張酺、傅、授、尚書載在史冊。當時以為美談，孰知我神宗皇帝天資高明，至性謙損，其初就外郎也，年纔十有六七，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

事，拱手稱善，而維亦純明亮直，練達今古，有所諮訪，悉心以對。至于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逆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兩朝君臣區區于傳授之間者，又何足為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馱千里馬者，帝曰：「鳶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某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犬馬非其土性，不蓄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又曰：「不室遠物，則遠人格所室，惟賢則

迎人安孔子載之于書以詔萬世今漢文帝當天卜初定躬
行節儉雖有千里之馬却而弗受可謂不室遠物也召公之
訓矣二十三年間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南則尉它上書稱臣
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固遠人未格之効也彼武帝則不然
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至乃萬里出師傷財害民命而不恤
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至人賤畜而貴人薦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皇太子已下躬
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

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禾苗所對多不實故

自種植以現其成且春秋書麥禾非古人所重也

其聞周公作無逸其術述商周享國又長之道固非一端而必

先之以知稼穡之難艱者蓋以人君有無倫之貴無敵之富

雖不倚於逸樂逸樂有時而至自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

自儆然後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是乃久長之道也唐明皇生

長深宮英斷多藝首平禍亂身致太平其于稼穡疑若有所

不暇今乃俯為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躬自收穫非

深明無逸之義安能若此宋璟為圖以獻抑有由也又况存

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垂之孫子所以盡貽厥之謀大書
簡冊可謂美矣近觀本朝真宗皇帝當祥符五年之六月嘗
與諸王觀麥于金華殿同賦歌詩以示羣臣回視開元若合
符節然而真宗之治始終如一明皇之政有始無終茲又不
可以不鑒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歷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
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為初學記開元十四年三
月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其觀大戴禮保傳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最為有道之長及
考其說乃專在乎儲君之德夫所謂德者何也樂以修內禮
以修外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其成也悻恭敬而溫文者
是也故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之道
我厚德廣惠忠信至愛人君之行不為驕侈不為太靡不淫
于美枯枉茅茨為民愛費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要旨人君
之先務也又何必檢事綴文然後為博哉今明皇不擇三公
三少以全賢之事業政治之本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句陋
儒纂集文章之要其術蓋已踈矣昔三國時孫權銓簡秀才

為四友于東宮以諸葛恪為左輔張林為右弼頌譚為輔正
陳表為翼正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夫以區區之吳固不敢望
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贊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欽其
手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孔子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
漢之羣臣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
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
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未舉其朝皆

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天下

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

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

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室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

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之罪則

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

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

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

之朋黨可也是教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
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人之相樂以其
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
必相存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
善乎亦矣見善不敢存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
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
欲孤人與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
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
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
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
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
歟可不鑒哉不可戒哉

某恭聞主上宣諭輔臣大畧謂朋黨之名起于主聽之不明
而其原始于人君不知學若能進賢退不肖則黨論自消且
舉唐文宗去朋黨難之說而嗤之可謂得堯舜禹湯文武緝
熙光明之學而同符本朝仁宗之治矣仁宗時呂夷簡為宰
相范仲淹為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多議朝廷得失夷簡怒而
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夷簡則指以為黨或在

竄逐而朋黨之論遂作。賴仁宗聖學高明，力排羣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不改而自破。是時歐陽脩蓋嘗為夷簡指為黨，仲淹者故其為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反復蓋數百言，猶以為未足也。又于五代史贊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又反復數百言，嗟乎！前代人君不知羣臣邪正，故难于破朋黨。本朝仁宗聖學足以進賢退不肖，故太平之功天下至今誦而歌舞之。今主上聖學如仁宗，進賢退不肖如仁宗，茲又恭讀全訓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欬故備載歐陽修之贊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時，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不行。景帝立歲餘，不熟衛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

聞

唐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
馱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捧大元帥宰相進擬上皆
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為河東節度使

事

某間人君之取人與人臣之取人不同人臣取人不過曰是
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已則喜拂已則怒人君則不然有
言逆于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我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
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為緩急之用現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
聽不以名馬馱穆宗自常情觀之二臣宜得罪于二君今乃
不然一則使之駭乘一則擢帥河東自非察忠實之心圖社

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本朝太宗在藩邸以田重進忠勇給
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太宗嘉焉及即位以為永興軍節度使
五代周太祖時張美掌金穀于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為
應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輔待之嗚呼我太祖之愛田重
進則有臣如衛綰者當在所取矣周世宗之薄張美則有臣
如李聽者亦在所取矣古今雖殊其理一也

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植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

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賤儒幾敗乃公事今趨銷印

某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难于聽言假以為當然聽之固善

矣及再至又以為不可則將柰何曰聽言在廣取于眾可也

斷之在獨則必有智畧忠信之臣動而咨焉然後無過舉而

有成功惟太祖天性明達好謀能聽故方提三尺劍定天下

凡一言可取未嘗不用至于取信而必行者惟張良耳故聞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則欣然從之及謀之于良發八難高

祖即知酈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下者信其所可信也後

世如晉武帝聽羊祜張華杜預之言而伐吳吳一時大臣如

賈充等皆以為不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視高祖蓋庶幾

焉又符堅大舉伐晉朱彤謂千載一時若可信矣獨權翼以

為不可堅曰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而後出竟

有淝水之敗嗟呼均聽言也一成一敗相遠如此蓋符堅不

能知權翼之可信又不察朱彤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

君必先有知人之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足

以知人而信夫不可信之入臨事乃且斷在必行其能免符

堅之失乎

高祖亦用三日漸安蘇門對賊沈疇計曰日暮登封

以現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声乐朕聞胡人善為繫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繫鞠意謂朕為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某聞王者履崇高之富貴操可致之勢力所欲苟形于外則逢迎將順四面而至至人知其然也言動不敢輕嗜好不敢萌是故昔酒人所共愛也禹則惡焉飲食人所大欲也禹則菲焉夫豈樂為是苦節而為眾獨異哉正以上心所向從之者眾大則侈靡成風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流謹

于初所以杜其後也善乎蘓氏之論曰鶴之為物清遠閑放然于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無損及衛懿公心偶好之寵以乘軒其害遂至于失國為人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宗方啓繫鞠之意羣

胡即獻計以投所好幸而永徽之初能謹防微之戒卒莫能惑不然上有所好必有甚焉窺望之情雜然竝進不可得而察矣

唐太宗正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

七月十一日

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特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猷督楊師道性行純和首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資重厚文章華瞻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于物劉洎性最堅正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某聞君臣相美相戒見于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惰哉載在典謨實為後世君臣之法于戰國此風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現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而生司馬光所以備載其語于通鑑者蓋有深意存

馬其後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明達合乎帝王當置酒雒陽南宮也令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陵于是尽言不諱而帝犹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功于三傑殆与舜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孰謂帝不修文學而樂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于無忌可謂得帝王之遺風矣而無忌等納諫以悅之其視漢高時固已不及况唐虞乎賢于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勝歎哉

五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

屬盛暑令播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犹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郡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荐士則一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陳彭年其人也復上清澄畧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于大用

其間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郡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修明賞罰公平則將帥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根本之効也若乃兵衆矣犹曰不足粮矣犹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懦之將內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啟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

臣深為太宗所知其對邊事可謂知要矣雖然太宗于淳化二年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然則化基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如侍坐便殿播笏揮扇情同父子禮若僚友此又君臣相与之至後世所宜法也

是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而至拜舞稱賀

其恭聞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徠錢氏使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為一其道德固已符同五帝勲烈固已無愧三王矣雖復書傳所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以讀書為事凡古今成敗皆用為監有會于心宸翰輒書之冊以備觀覽是豈喜勞而惡逸賤今而貴古哉正以舍是嗜好

必萌嗜好一萌則逢迎必衆內有以害德外有以擾人規符
彥卿之事斯可見矣彼彥卿者位纔節鎮尚或如此况為萬
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其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
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
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
有徒師治魏而市無預賈却幸治楊而道不拾遺昔卯在朝

而四隣賢士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
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憇然而起默然不謝趨
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与經侯使告經侯曰吾
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
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惟賢

其聞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遠則迎人安今魏
太子不愛劍佩之美且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可謂知不寶
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百姓從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
賢之理矣彼經侯者雖復巧辭求媚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

可以為萬世法故表而出之

唐太宗正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

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謂曰朕貴為天子是

事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于百姓者常患少也且國家贍

得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下會無益也

其間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官吏祿廩之費水旱盜賊之備

其用度可謂繁矣有人于此能具一時之利少助無窮之費

是故人君所當崇獎而信任之者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

財人與待姦惡無以異然則正觀之時倉廩實府庫充公私兼

不足無匱乏之患者果何術而致之然以唐史考之不過用財

財有節而已迹夫踐祚未幾出宮女至于三千則宮禁之費節

矣欲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羣臣請營閣避暑念漢文

罷露臺而不為將修東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而止則土木

之費省矣納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資送則姻禮之費簡

矣定内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故當時無冗食之吏畿内

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又徃、散之農畝故當時無冗食之

兵五者皆傷財害民之本也太宗獨樽節如此是以斥言利

之虛名收富國之實效昔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而以關梁王問利國為首戰國之君皆疑其迂濶難信孰知千歲之後有君如太宗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唐書憲宗嘗於延英殿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得與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与官不諳者何敢反与但問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全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某間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称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相位者鮮能以大公為心是以憲宗切以是為戒李絳力引崔祐甫之言為獻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前因元義方之諂頗疑絳私其同年絳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犹將用之况同年乎避賢而弃才是乃使身非狗公也當時咸謂絳言得宰相之体雖然帝嘗用裴垍為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

私故人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
傷朝廷至公它日有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嗚
呼使為相者人人如均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何待
諄諄之誨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
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承明集卷第八

承明集卷第九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一

東宮故事五

劄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
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國必有補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
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者禍福之門
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蒙茅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
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于顯榮之
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臣也二曰虚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礼象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于君
 不敢独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体夙夜寐進資
 不懈數称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屬主意庶幾有益安国家社稷
 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
 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
 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避賜不受贈遺衣服瑞齊飲食
 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乱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之
 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
 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于私家不務公事懷
 其智藏其能主既於論渴於策犹不肯尽節容人乎与世浮
 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
 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
 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
 謹巧言令色入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
 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
 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詞而成文章内離
 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諛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國
 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

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

以自責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羞明黨比周

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便佞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

非無間伺候可投因而附然使主惡布于境內聞于四隣如此

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

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其間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潔曰直是也邪臣亦

有六曰具曰諛曰姦曰諛曰賊曰亡是也正臣進則治邪臣

進則亂正臣用則安邪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人

主深察之耳攷于方冊蓋可得而數焉何謂六正禹戒舜以

無若丹朱而舜為聖帝周公戒成王以若商受而成為顯王

此聖臣也蕭相何漢功存萬世元齡佐唐知無不為此良臣

也鮑叔之推管仲趙宣子之存孤偃卻穀脊臣先軫乘枝此

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招四皓李泌謀范陽論舒王此智臣也

楚子文三為令尹而無日之積魯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

焉此潔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

張禹之相西都胡廣之輔西漢非其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為

盡善群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

乎張湯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蘓公之譖暴公息夫

躬之諂東平非諛臣乎田帝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六卿
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手竊傾吳趙高傾秦非亡國
之臣乎為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天
民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难至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
出西門觀見講座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帝召覺令對
御講說覺曰陛下陸飛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帝為降輦令有
司張帝幕別坐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
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帛百疋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
文理深奧足以為君臣鑒戒朕與卿等當尊守勿怠所
其仰惟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平之効
下親屈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因學官之請降
輦設次然後命講太卦歷觀古人賢王好善忘勢蓋未有如
我太宗者也後既淳化五年又詔孫奭講書堯典及說命三
篇反覆細絳形于嘉嘆夫易之卦多矣今獨因否泰之理垂
君臣之鑒豈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內君子而外小人乎書
之篇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表

無愧堯帝事必師古同符高宗乎固不止慕虛名為觀美而已茲可為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高宗三月初十七日

說苑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至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某聞規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止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又好問即所謂學帝道王之道也謂人莫已若而又自用即所謂靜居獨思也成湯

能學帝王之道是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通幅員之廣無不察如日麗天容光必照茲其所以為大欤不然以區區之思慮窮萬變交錯耳目所及固可知矣耳目不及者何自而知譬諸大馬雖燎于原似若可畏然百里之外光焰已熄是固成湯之所不取也且明于大者或晦于小明于近者或晦于遠斯乃自然之理故日能照天地而不照一室之內是照毫釐一室之外復何見哉夫惟以日喻至王之學則其功也大矣以大喻獨居之思則其為明也小矣嗚

呼非成湯其孰能如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箴曰辭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

子之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人將至若不欲

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

某聞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稟于天者固殊絕于

人矣又得賢傅輔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積而益崇其効豈

淺哉抑嘗考之經傳其言傅太子之善者莫詳于禮記莫俗

于國語若曰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

樂發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知

為天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

人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之春秋知善惡之戒勸教

下之世繫知昏明之廢具教之詩使窮道德之歸教之禮使知

上下之則教之樂所以條邪而鎮浮教之書所以睦族而比

義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子之善著矣雖使且夔保傅

成王大要不出乎此彼區區楚國之臣又何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為皇太子桓榮為少傅榮以太子業成上疏謝曰臣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方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現覽古今諸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椽臣泥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至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師謝門今蒙下列不敢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絃太師召之所以博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良之德性夫然後可以正天下之本聳神民之望去古既遠斯道罕傳惟明帝謙恭好學孜孜不怠而桓榮竭誠歸美慶國家之福佑上下相資追蹤三代書之簡冊至今有榮焉仰惟殿下聰明精敏夙于生知犹且日與諸儒講明戴禮其謀論所及多揮發前人所未至逮此終篇道固成矣昔唐郭瑜告太子曰安上治人莫大于禮非禮無以祀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其謂禮經雖多而其要實在乎此敢以為獻

三朝寶訓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因詔加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兗國公二贊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帝召中使以酒果賜之四年四月又幸

某恭惟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攘四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西南孟氏據西蜀皆傳襲浸久僭竊位號荆南高氏兩浙錢氏雖名稱藩實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大率強藩悍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將夷兇剪亂日不暇給矣乃于即位之月兩幸國學

修飾祠宇親製先聖之贊雖前代極治持盈守成之君未必能及之皇如此其于先後緩急之序似若例置竊嘗深求其說然後窺全意之萬一蓋五代所以擾攘分裂大亂不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為無益指全賢為迂濶視君如奕棋殺人如刈草禮義消亡風俗大壞故也今先示以崇師重道之禮則人將知有尊君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根于內暴亂弭于外銷患冥冥莫見其跡積善在身不知其長僭偽所由削平華夷所由畏服而創業垂統所由億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德而崇

降太祖規模真舜文之規模也。然西晉六朝以來，
唐書王績傳。績，字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
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

其按王通生于隋開皇之四年而卒于大業之十三年。其在
河汾實能講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學者從之。然所著
書每比擬六經，故為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以續禮經。
集書一百五十篇，以續尚書。採詩三百六十篇，以續古詩。為
元經五十篇，以續春秋。贊易七十篇，以續周易。又為中說、纂

倣論語是。皆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為顏子，何其不知
量也。通之子曰福，時聚其書，號王氏六經。然皆無傳。惟中說
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也。通既有門弟子，魏證等仕唐為
宰相，嘗預修隋書，乃不為通立傳。意者通嘗妄比圣人，證既
師事若過有推尊，必貽訛于後世。稍抑損之，則是暴通之失。
是以畧而不載。歟。且韓愈在唐，踰為大儒。距通之時不遠，愈
每言荀况楊雄乃無一字及通。至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
缺行，故不得立傳。蓋述而不作，竊自比于老彭。若圣与仁，
且則吾豈敢孔子之謙。每如此通實何人，反僭圣作經，輒自

尊大宜乎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代舊唐書于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之

繳故事劄子

某昨日蒙殿下垂問隋王通不載列傳有以見好古篤學識慮高遠今因故事粗陳其說乞賜清覽崔著作通鑑說共六十卷見寫兩本一款奏御前一以獻殿下候了畢方敢呈納昨日吳寅所著其學識議論文詞三者尤更高遠極有補于治道所以先次稟聞伏乞令照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隣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謹也謹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亡孝父母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謹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悔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某聞士農工商君臣父子貴賤流品雖殊至于修身養性皆

本于畏則一而已所謂畏者何也一飲食必思有節而嗜慾
不敢縱一起居必思中度而怠惰不敢生喜怒弗過也宴安
弗懷也如此則為士必成名為農必有秋為工必善其事為
商必安其業推而上之為君必治為臣必忠為父必慈為子
必孝又擴而充之則為至為賢斯無難矣孫思邈在隋唐間
雖名一藝實兼于道觀其論養生曰善言天者必質之于人
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故以四時五行配四支五臟極論寒
暑往來陰陽消長之理而終之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意
蓋深遠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

身之重如此可不知所畏哉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某聞衣服有章然後可以辨貴賤禮樂有節然後可以致中
和夫是之謂中國安可使夷倭亂之手昔仲尼謂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用夏變夷况京師者天子之都
以風化尤在所先顧小雅詠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凡五章皆
取其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美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所
以為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求正切乃禁乞寒胡戲不

使亂中國之儀殆知所本矣儻能善始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恭聞詔旨禁止掉箆謂其頗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殿下識慮高明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孔孟之意也小雅之旨也開元故事夫何足道

集賢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相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疲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

叙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先為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于當時取訊于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動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亦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某聞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于巖廊之上拱垂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得非疑二君勞

逸不同而治効同耶今觀憲宗之論全賴武帝李絳之對不

殊仲舒蓋以舜繼堯後因其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逢商

之末天下耗亂賢者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

非貫特所遇之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

違暇食特在乎成和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于庶獄庶謹付

之有司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宅心于用

地賢舉善而屑然弊精神于簿書故其勤雖同乎文王而治

所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唐書韋緩傳穆宗為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此以此可天下事

烏得全書耶

不其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蓋帝在藩國恭

于事上謙于處已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犹能安而行之

晉室中具于茲見矣唐穆宗幼年學書已知避君上所用之

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絕人倘又得端良諒直之士恭侍左

右開廣聰明必將增光憲宗追跡正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

乎韋緩才識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平乃數為俚言以取

悅憲宗斥而遠之不亦宜乎

莊公十二年四月不亦宜乎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席下澤見蛇地龜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席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席下澤見蛇之室也下澤見蛇之穴也如席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其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因上山

見席下澤見蛇之間而以知賢用賢任賢為諷其意若曰山

者虎之室也澤者蛇之穴也君不任獵何由見之哉蓋春秋

之際人君鮮能以納諫為事故其臣未免婉詞以喻之厥後

一變遂為戰國之縱橫上下無復以誠相与而諛諂面諛之

風熾矣帝王盛世則不然主全臣直語皆深切著明未嘗迂

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

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何是好傲害是作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伯

者之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言乎

皇明皇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皇明皇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
 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
 何自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
 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
 天下寢天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其間楚恭王嘗召令君告之曰。常侍莞蘇。与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与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
 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与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
 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處歡樂之。不見戚也。雖然。吾
 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其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以
 一己好惡而私其用捨。况明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宜乎因
 逆心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開元之治。所以廢幾于
 正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為善不終。惡張九齡拂已而弃之。喜
 李林甫順已而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為楚王所笑。有始有卒。
 察果其難哉。

曾未出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漢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庖園。上問上
 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番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為吏

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拜番夫欲為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番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陵遲。今以番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于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為公車令。

其間剛毅木訥，進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善論言而以心休，無他技為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訥于言而敏于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厚，專務以德化民，顧豈不知此哉。其賞虎圈番夫，特以士林尉眈在禽獸，不能舉職。番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以勸留意職業之人耳。非喜其辯也。張釋之猶以為不可者，蓋上以厚重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給取人，則利口者未用。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聞斯言，即捨番夫而進釋之，嗚呼！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具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吏

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
之

其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總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刑繩下蓋
兵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已行之事採名臣所
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于迂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
集金芝產銅池九真獻奇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心侈
焉相則採郡國盜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于前近于憊矣然
在當時則蒙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蓋君臣之間正欲可

善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于一偏風俗不至于遂壞

竊此孝宣所以中興丙魏所以有聲也

真宗三月八日刺面命韓林制諸學士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
洪羊等致利王溫書之屬峻法而倪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
進用事以不閉決于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其現漢武帝雄材大畧內欲修明百度外欲攘却四夷其任
一相宜擇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顧乃不然所用者曲
盼薛澤李蔡嚴清翟趙周之徒大抵皆庸才也多詐如公孫

洪當時已歸為賢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齡謹權而用之
天下之事則不使閑決國家何賴焉且以主論一相一相擇
有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又曰股肱喜攷元首起攷百工熙攷此二帝所由昌也武
烈帝使九卿便進用事而丞相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真宗咸平五年七月

真宗咸平三年御陳座命翰林侍讀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
讀預焉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近臣于崇政殿賜昺
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

其謹按國史咸平三年真宗皇帝即位尚新北則契丹入寇
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于成都羽檄交馳日不
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將練兵為急而指崇儒重道為迂
帝独不然方且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急其所
當緩而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政事修政事在
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道德既明而安強之威
不成者也惟帝天縱將全有得于此故日命邢昺等講左氏
春秋統二三年遂至終篇又兩年而北賊入寇車駕再幸澶
淵射殺賊帥虜眾狼狽宵遁卑詞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

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為文治而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歟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淳熙九年五月

某前日曾面稟選德殿記大槩言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即已寓意孤夫而六經所載祭祀賓客取士燕飲之類皆主乎射是以平居無事人人閱習月未日往同乎自然兵農所以不分文武所以為一後世失其本指乃以為兵家之一藝故士卒挾其所長得以驕人而國之興衰始專在兵矣今主上特取選射現德之義以名便諸殿精復古至深至遠所恨某言詞不工莫能宣達聖意姑塞明詔不任震惧緣碑在禁中難以摹打謹錄本甲納僮象令慈特賜過目不勝幸甚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某適蒙令旨草魏王問候書初不知其詳偶有四明士人在此呼而問之方知魏王自此月十一二以後痰唾中有疾且云常覺恍忽有所覩見往龍虎山招張天師想只是緣瓦涼棚曾壓損人中心自疑是以如此某區區之意竊謂殿下僮因月旦入侍奏知主上乞以宗祀侍祠為名召王朝少解見惑則殿下友愛之情光于古今必契宸指仰恃眷遇有所見不敢隱未審當

理吾皇恐死罪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某頃曾面稟本朝太宗皇帝嘗謂輔臣曰朕開卷見至賢行事可為範者未嘗不三復可以資風教者悉記之每延諫臣下援引以示勸戒至道元年定為法帖十二卷今江西臨江軍偶存石刻輒摹印一本裝褙成冊敬用投獻庶幾侍膳問安之暇少資觀覽曷續淵冲伏深震越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某等昨緣禮記徹章已照應元降指揮將曾任庶子諭德講禮記官姓名具申朝廷推恩了當後來方省記得尤袤一員雖係侍讀却曾于乾道九年十一月緣庶子諭德闕官專差本人兼講禮記已取會到吏部所受全旨全文今欲繳連闕左右春坊申取朝廷指揮合具稟知伏乞令照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某伏蒙令慈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早未全上宣諭云此是棟不中禁軍亦非創差遂令降旨云應諸處占破人數並行拘收今後不得違戾元不曾指名此項伏乞令照

其未蒙付下御筆戒諭張激等回劄

某伏蒙令慈封賜御筆戒諭張激應孟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紉

乞便賜繳進伏乞令照已上二劄並在政府時今附入于此

某為蒙令慈封賜御筆戒諭張激應孟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紉

後以以甘而咸本欲當直入平田惟一夫以之而歸

某為蒙令慈封賜御筆戒諭張激應孟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紉

某為蒙令慈封賜御筆戒諭張激應孟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紉

某為蒙令慈封賜御筆戒諭張激應孟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紉

某為蒙令慈封賜御筆戒諭張激應孟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紉

承明集卷第九

承明集卷第十

周益文忠公集卷一百六十二

因代東宮表箋笏記青詞魏王書二人受命並欲每六問內之

因代東宮表箋笏記青詞魏王書二人受命並欲每六問內之

因代東宮表箋笏記青詞魏王書二人受命並欲每六問內之

臣恭觀十月二十八日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軍某與除正

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主者慈憐俯被感懼交深臣

仰惟皇帝陛下睦族以仁率繇近始抱孫之愛每厚宸衷特優

恩章併加爵秩然臣男方踰幼學敢輒當庶事公社之崇臣女

猶在弱齡難遽冒列郡榮名之寵源回鴻渥免累公朝臣無任

新天侯命之至取進正

十月一日奉御寶批降詔不允

謝主上表

共為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貽厥孫謀忽被便蕃之寵假公朝之

爵秩為私室之光華

謝中

伏念臣夙侍慈顏密承慶系男方踰于

幼學已叨環衛之照女犹在于幼齡未習姆師之訓敢備宸渥

並賜恩章位以廉車特賜公主之履主之列郡更疏沐邑之榮

豈伊叢尔之軀堪以渙然之命茲蓋降伏遇皇帝陛下自家刑

國執古御今道与天同雖處域中之大愛由近始每先問內之

恩爰推幼之仁以篤親之義臣敢不勉備忠孝仰答眷憐

受祉而施于孫竊頌文王之至明德而親其族願覩堯帝之勲

謝皇后牋

恭

恢崇內治夙承紫禁之顏道奉中宸併錫綠車之寵祗膺眷渥

伏積統榮

中謝

竊以帝系隆昌時惟太慶天孫富貴固有彝章

乃如稚弱之資方倚載持之德孰云異數集此幼年茲蓋伏遇

皇后殿下濬發微音密禱洪造于其王母每介福于康侯至哉

神元庸資生萬物生令孱陋獲被褒嘉臣敢不勉以成人戒夫

期侈子孫蕃衍繼盈于唐風壽祿綿延邁含銘於漢世

謝太上皇帝表

非黃屋之心，久怡神于太極鍾絲車之愛。今錫寵于曾孫，仰慝
慈懷俯慚榮遇。中謝伏念臣質微三善，居奉重親。夙憑積慶於仙
源，早應占祥于吉夢。方勝趨拜，乃冒寵靈。植主光映于廉車，脂
澤顯開于名郡。赫然印組，貴此閨門。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
陛下，妙道無為，神功不宰。魏、蕩、民、難、堯、帝之名，蟄、繩、
孫、喜、周、邦之衆，溢兩宮之和氣，見四世于我家。臣敢不力訓童
蒙，俾知恩渥。子有孫而孫又子，期無忝于本支。君使臣而臣事
君，誓同堅於忠孝。

謝太上皇后綫

功齊太極，方同高于尊榮。恩逮曾孫，爰竝疏于寵渥。消辰拜賜，
舉室交欣。中謝伏念臣奉侍重親，叨塵二極。幸襲邦家之慶，早
開男女之祥。童稚何為，願每慙於鴈韜。功容匪易，曾未習于組
紉。驟膺晉錫之蕃，仰賴坤元之正。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后殿
下，徽柔有裕，冲淡無為。夫夫婦婦，而明人倫。夙著閔睢之化，子
子孫孫，而正家法。今覩麟趾之風，肆怙德于兩宮。庸推恩於諸
幼，且敢不推原其本。備報所蒙，壽考維祺。願對堯年之永，雲耒
致養，更覩周曆之長。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萬報成功九筵肆祀恭惟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預
臣隣胥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笏記

禮成世室濟霽端闈恭惟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皇夷夏周刑
既措禹服來同

郊祀端誠殿賀禮笏記

新陽快應元祀俗成恭惟皇帝陛下既格兩儀息均萬國幸仰
瞻于慶禮尤俯極于惟懷

設醮青詞二首

伏以月紀季秋日臨初度念夙依于道蔭獲安處于宮廷預集
羽流恪陳醮席宣瓊科于清夜延颺馭于層霄伏望垂鑒丹誠
傳恢洪造無疆之壽上祝于君親有羨之祥下均于閨闈

淳熙三年
八月二十八日

季秋紀月將臨生育之辰大道流恩預展勲修之報揆良辰而
設席延高士以宣科伏望鶴駕來臨鴻私曲被兩宮萬壽勳定
省于寢門四序多祥保安寧于閨闈誓殫誠格仰吞生誠

淳熙四年

某拜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逆違誨色 倏經年 企仰

在中 非言可喻 膺寒甚勁 共惟鎮臨海 服神相人 詠尊候動止

萬福 某坐阻侍教 臨風增情 願調寢養 以對戩穀 拳不備

某拜覆伏以 四序更端 群生交泰 仰惟班春 有祐受祉 滋多引

領旌旄 無由奉觴 致千歲之祝 姑憑尺牘 少展寸誠 敢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 兩國夫人 欽想祺祥 交集姪輩 侍奉均慶 臨安或

有所委頓 聞其日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華引領東望 殊切馳仰 深秋極涼 伏惟綏靖海邦 神人拱護 尊

候動止 萬福 某侍膳攸拘 莫遑瞻拜 仰乞寶調 沖粹翕受 丕社

永膺君父之眷 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辰 特蒙記念 遠動專介 寵以教墨 而又香幣

器物 既厚且嘉 自非友愛 素隆 何以臻此 祇受以還 感藏無教

區之謝悃 尺紙奚究 尚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 兩國夫人 欽想尊履 日臻殊祉 姪女

枉壽儀 尤深竦荷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魏王未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

某頓首上啓。比者遣人致難老之祝，特承惠荅，殊荷勤渠。不聞
動靜，又復幾月，豈勝馳仰之情。即日薄寒，伏惟日侍宸闈，尊候
神相萬福。某備數粗遣，皆巨庇所及，不足勤念。慮弟瞻承之便，
邈未有涯，殊極拳拳也。寒燠未定，敢祈惠令，崇護以對休體寵，不宣。某
頓首上啓。
皇太子殿下貧弟

某頓首又啓。茲者中宮受冊，深歎一到，稱慶偶與進香例，不得
請不免遣譚幹辦前去，謾有微澆，具于別幅，甚有不腆之愧。領
其意可也。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察郡主一二均休，老嫂再三附拜。起
居此間，豈無委囑，可得聞否。

上高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初冬晴霽，恭惟藩府政
清，百神交贊，尊候動止萬福。某恪奉君親，粗安子職，遜瞻榮戟，
侍見無階，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日寒，敢乞垂意珍畜。外永
綏多祉，式符頌詠，不備。

某拜覆屬者人還拜書，幸徹宗聽，方備寓便詞，承起居乃蒙尊
慈游枉，誨問仍以木錦海錯，遠賜深惟友愛之愛，豈勝感蒙之

情憑書叙謝聊見萬一尚靳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茂此或有
委辱賜下諭幸甚

賀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逖違誨言又見仲冬惟
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恭惟表海成功京師蒙潤尊候動
止萬福某日侍宸極莫展弟恭敢祈上体君父之眷益調寢膳
永綏吉履臨文慙下之至不備

某拜覆新陽協序垂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頌履茲長
至純敬倍增某阻奉壽觥惟深善禱專馳慶福尚乞省覽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翁受既多之祉姪以次均慶此豈
無可委者敢望誨示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至景踐長臺雲告瑞恭
惟宣布上德神悅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安問有守趨侍無階
坐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凜保衛為先願調寢羞饗用丕社
是為奉之禱不備

某拜覆此以至節俯臨恪修賀問竊計方塵尊覽豈謂遠動記

念遣介遺書三復眷存備誌友睦之意謹此叙謝莫究萬一尚
乞尊察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順履昌辰駢臻多祉姪以次侍奉
均慶臨安或有委頓承尊命

某拜覆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不侍誨言又將閱歲中

心懷仰形于夢寐即辰天氣凝法共惟從容藩翰神明翊扶尊
候動止萬福某東望祭戟莫違瞻拜惟乞致和宣澤益綏繁祉
臨筆尤切依鄉之至不備

某拜覆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休而况惠
愛及民靖共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某思奉壽觥而不可得
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祿姪以次同受
新社行都儻有委令願效區區

賀魏王領尹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大王尊兄生下即日氣序清和共惟宸渥方
新神人欣贊尊候動止萬福某茲審布宣漁號尹正南剗仍更
双鎮之節旄增煥四明之符竹用本朝之異禮示當守之殊恩

諒深歡慶其未獲而伸賀悃謹此少見區區伏乞草察不備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逖遠旌麾又復累
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涼共惟坐鎮名藩神人交相尊
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遙依餘范末由再拜侍誨色敢靳厚
輔茵鼎益綏戩穀式對宸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日持蒙尊慈曲垂軫記遠貽慶幅貳以器幣
香茗之貺意愛勤厚祇受敢仰忽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履倍膺多祉姪以次侍奉均安

有委于此願聞尊命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生下違遠誨言坐踰累

月拳三傾仰未嘗少忘寒色甚嚴共惟威渥浹民神物森相尊

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君親莫違忝省敢乞俯遵時令益衛鼎茵

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雲書魯史道長義文仰惟德化具孚民謠轉達承茲穀

旦丕擁殊祥某阻捧壽觥姑馳慶幅熾昌之頌徒切于中伏乞

尊察

銘因書占叙不盡願言切幾嘉亮

某頓首又啓茲者竊承誕貴在近修賀莫遑輒有壽儀副以香
疏專人馳獻上祝百千之壽伏冀旨留不勝幸甚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郡主均休老嫂而下列拜起居
四明凡有委須切幸垂示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
遐瞻際戟久闊誨
言不勝奉、傾仰之心顯氣澄秋共惟鎮臨東藩神物森相尊
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闈未由恭拜敢乞對時珍畜益綏厖鴻
之祉庸副頌願不佞

某比者共審宣麻昕陞建牧咸陽舉承平之盛典旌異等之治
效諒深惟慙某既不獲面致賀誠又復稽于馳慶下情徒切愧
悚之至

某拜覆某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專介遠貽教墨貳以壽儀
香疏等仰佩友愛之厚忽、叙謝莫究萬一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以次侍奉
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

賀魏王冬書 淳熙五年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不親誨色再見冬
仲早棕瞻仰言不能宣寒威方勁共惟美化及民自天介佑尊
候動止萬福某子戩攸拘未期待見更乞精調寢養益迓殊祉
不備

某拜覆律應黃鍾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集繁禧用
對道長之慶某述瞻祭戟阻奉壽觥謹此少叙下悃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社姪以次侍履協吉有委
于此願承約束

回魏王賀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云云寒色方嚴共惟政平云云理神相人詠尊
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精調寢膳不迓方來
之祉不備

某拜覆茲以踐表規復輒具書少伸慶禮伏冀方徹尊視特蒙
翰墨之賜仰認友愛之隆區區感悚尺楮莫究尚冀尊照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逆純嘏姪以次均慶或有委令
願聞命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下述違顏範冬律荐

更傾仰于中，不忘昕夕。即日冰霜凝沍，共惟班春有禱，神物介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阻奉誨言，所冀保毓粹饗，用戩穀。某奉之禱，不佞。

某拜覆，伏以夏行之時，肇新令序，維周之翰，宜介繁禧。矧宣政化，勤及民利，博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茲又致祥之尤者，某莫遑面叙，賀誠謹此。少伸下悃，伏乞尊察。大興。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有委。于此敢乞賜諭。不報。

某拜問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述違高牙，存移圭

鑰，雖音問以時往復，而懷仰誨色，實深下情。即辰春入東郊，共

惟鎮臨藩，服獲助函，顯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清光，未期覲當

寒威之尚勁，惟保愛之是祈。奉之志，敢乞照亮，不佞。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伸慶伏，想方瀆清聽。

茲蒙誨函，俯逮倍彰友愛。三復欣悅，惟是熾昌之禱，感荷之悰。

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春祺，倍集姪以次侍履，均祉。此或

有委，敢乞尊諭。賢之。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即辰天高氣肅萬寶告成共惟正績彌彰堪輿顯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虔問寢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宜保衛冲粹永對丕祉垂副傾禱不備

某拜覆父違顏範雖幸音駢間通而奉尊仰何以自致茲者初度載臨遠動尊念特遣其吏隆况書翰申以壽儀金幣香茗燦然溢目物偕意厚深認友愛之情其如感謝尺紙莫究萬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玉体安和姪以次侍履均休是簡委令望示條目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生前深秋浸涼共惟森戟凝香神明致佑尊候動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饋之間宜先調衛謹致奉之禱不備某拜覆茲者合宮肇禋稀世濶典初謂蟬冕陪祠可遂瞻侍伏勤書誨乃知尚緩入覲之期下情悵仰木海錦錯沓未厚賜祇受悚感言莫能尽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百順姪以次均安或有

委令顯侯尊諭

問候魏王書

其拜覆某官尊兄 生前即辰天氣清肅共惟偃藩靜怡神相德

履尊候動止萬福末由侍見臨風馳仰敢乞保輔粹冲永綏戩

穀不備

某拜覆竊聞近日体中略曾愆和得非府事繁劇未免縈心而

致然耶更望節思慮調飲食節_{以速}勿藥之喜謹專人承詞敢乞

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翕臻多祉姪以次均安或有都下

委須切告誨諭

承明集卷第十

承明集

承明集卷第十

平陽府志



